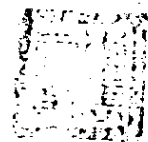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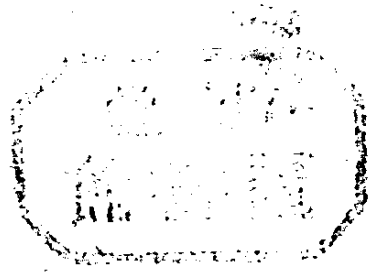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執信遺著

耶穌是什麼東西

上海華通書局發行





耶穌是什麼東西

朱執信遺著

上海華通書局發行

耶穌是什麼東西

目	錄
第一章	歷史的耶穌……………一
第二章	聖經中的耶穌……………七
第三章	新教徒的耶穌……………一七
第四章	新理想主義哲學者的耶穌……………二〇
第五章	託爾斯泰的耶穌……………二三
第六章	結論……………二五

附錄

批評朱執信著耶穌是什麼東西之謬妄……………一九

耶穌是什麼東西

耶穌是什麼一個東西？這不能一概答復，先要把他分疏一下：

第一章 歷史的耶穌

歷史的耶穌，是由現在所傳的聖經以外，可信的紀載和想像得來的。事實裏頭表現出來的。這個耶穌不過是一個私生子，反抗當時的祭司，被人拿去殺了的一個人。其屬性很簡單，人格也不一定。是卓越的。如果單是一個耶穌死了，恐怕還比不上宋子賢，唐賽兒，徐鴻儒，

團匪的大師兄，湖北的九龍大王。左右不過是三十幾歲一個少年，哄動幾個人，在村鄉裏烏亂一場罷了。所以如果單講歷史的耶穌，我們用不着多費氣力。

聖經裏頭的清淨受胎，是第一個人不相信的東西，所有非耶教的書簡，都在那裏證明基督是私生子。按他聖經所講：耶穌是由一個女孩子，許配了人，還沒有嫁，就懷起天胎生出來的。因為有天使告訴那女子的丈夫，所以娶了回來的時候，早已大肚皮了，他還不敢責備他。然而照赫克爾「宇宙之謎」所引證，就明明是羅馬當時的一個軍官，跑到猶太，愛上了耶穌母親瑪利，同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那般，肚子就大起來了。（如此的記載很多，這「宇宙之謎」是馬君武博士已

經譯出的，所以我引他。）想像那個時候的猶太，就差不多是現在的廣東，羅馬的軍官，就差不多新濟軍舊濟軍的連排長。他要你被征服地的女人多生幾個外江仔，你這未婚夫，那裏敢說一句話。就算養了下來，萬一驚風鎖喉，三朝兩日死了，還要防着外江人來要兒子呢。所以耶穌的父親，就把耶穌保護養成，是一件很在情理中的事。（馬可傳那撒列人叫耶穌做瑪利的兒子，很有意思。）

耶穌養大以後，他在本地不能得人信服，所以就到別的地方走江湖。他受洗於高僧約翰，同受誘惑的傳說，大概是他遊方的靠山，衣食的飯盤。那個時候，猶太已在羅馬的征服底下，那些祭司就幫助羅馬官吏，狼狽爲奸，來保全他的衣食。所以人民自然不滿足的。耶穌就

投着人民的意思，去倡反對，所以耶穌當時所說，是反抗權力的教理，是無可疑的。至怎麼樣說法，是不可考了。

耶穌的弟子十二個，差不多是一對一對來的，這個也是人最難相信的記載。據幸德秋水的議論（基督抹殺論）就說，向來所有宗教教祖，大概都有十二大弟子的。這是相傳的衣鉢。因為想應天上的十二宮（十二宮小亞細亞那邊自古有的），所以教祖不能沒有十二個大弟子。我想就是中國的無稽小說也有這麼一個習慣，試看封神傳的十二大弟子，一下子湊不來，就要連佛教的普賢文殊都借來充數，總非湊數十二人不可。想來這同一天分做十二個時辰之類，都是自然模倣做來的。耶穌當時決不是沒有門徒，但是這十二使徒就

完全是一個擬制無疑的。

耶穌已經跑到耶路撒冷同祭司公然作對，自然會被人陷害，弄到死刑，這是當然的順序。耶穌並不是秘密行動，自然手到拿來，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裏頭有意反抗的人殺幾個，真是平常的事。就是冤枉，就是人民的反對，也不放在心裏。至於講猶太賣耶穌的話，大概也是假設；因為向來傳說英雄的失敗，沒有不歸罪於內間的，試看中國的小說，千篇一律，都是如此。就是三點會唱戲，也有斬七一齣。因為在秘密結社最怕內奸；所以造出這種謠言，就是託往事以警戒將來的意思。基督教的猶太賣基督，也是如此。

耶穌死在十字架上頭，相傳都是古代常有的刑具；幸德秋水卻

說是生殖器崇拜的結果。他所舉的例很多，結論就是大概原始民族沒有不崇拜生殖器的，十字架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變形。但是這個推定，還不能作為十分真確。然而確與不確，都沒有緊要。橫豎歷史的耶穌，在宗教家已經相信的。

從上頭所講，可以曉得耶穌自身沒有多大的力量。

第二章 聖經中的耶穌

基督教新約中所謂最可靠者，就是共觀福音書：馬太，馬可，路加三種。這三種福音書，據贊成宗教一邊的人說，就是紀元一百年以內編的；照反對的人說，就是紀元二百年光景纔有的。但是無論那一個時代有這福音書，總和現在不同。何以呢？因為古代的福音書，祇有抄本，不完不全的；那些僧侶，占住一個教堂，就隨意可以增刪經典。所以當時每有一件事要做，僧侶總有一條聖經可以做護符；卻是這一個寺院出來的，那個寺院就不承認。等到熱心的皇帝看不過眼了，就

召集各院的僧侶，開一個會議，把所有的聖經一部一部一條一條，用多數來決定他的真偽，這已經是可笑極的了。卻是這種會議，正是僧侶賺錢的機會。爲什麼呢？當時成爲問題的聖經，一定是和某富貴人家有利害關係的；所以也有人想某條通過，也有想某條不通過的，就用錢來買票了。現在責備議員賣票，他們一定說歐美有前例。如果責備這前例，他們飲水思源，也一定會感激當時議決聖經的僧侶，替他開這條路！當時買票的結果，自然成功的得意，失敗的不平，沒有通電督軍，也有嘴可以相罵；沒有墨匣打人，也有拳頭可以奉敬。所以聖經的會議，大抵都是鬧到不得開交，然後皇帝派兵，吆喝著趕散了完事。那所議決的就遵行了。過得幾年，別派有了好機會，又可以再開會，再

賣，再打，再解散。四五世紀的時候，這事是很平常的。

我們讀中國歷史，看見漢朝的人講織緯，個個都曉得做假的；卻是一面做假，一面信所見是真，都覺得這個心理最難解的。後來看了歐洲的聖經前例，就覺得無獨有偶。如果曉得織緯是完全不可信的，就可以曉得這種福音書的價值。但是我們不能說他假造就不理他；因為能設在社會上生影響的，不是歷史的耶穌，卻是聖經上的耶穌。聖經上的耶穌是講平等的，講博愛的，有許多愛人如己，索袴與衣的話頭，並且這山上垂訓的幾條，確是很有價值的。但是當時的基督教，實在是自私自利的，偏狹善怒的，復讎的，把基督教的真正好處都滅失了。（上頭所講的好處，也是自古相傳的訓戒與基督教無

關。所以他只管扳着臉孔講道德，他的排他狂謬的性質，不知不覺就流露出來舉他兩個例來講：一個是馬太傳第二十五節裏頭的比喻。他說：

那個時候天國就和十個童女帶燈去接新郎的一樣。十個人裏頭，五個蠢的，五個聰明的。蠢的帶燈不帶油，聰明的就另外挽一瓶油。新郎來得晚，個個都睡了。到了半夜，聽見喊說：『新郎到了！快接快接！』他們就起床弄他的燈；蠢的告訴聰明的說：『分點油給我罷，我們燈快要息了。』聰明的答他說：『我們同你們分，萬一不敷呢！你們去找賣油的買罷。』五個人去了，新郎就來，有準備的就接他一同去吃梅酌去了。門就關起來了。剩下的幾個童女來的時候，

拼命叫門說：『主人啊！主人啊！替我開門啊！』他就答說：『實在告訴你，我並不認得你。』所以要記着，你是不曉得那個時候那點鐘的！

他這教訓本來是教人要時時準備，卻是無心之中露出馬脚，把他這個自私自利到不堪的地位的五個人都算做入天國的人。可以見得其他所說，都是口不對心的話，要是我們憑空想像一個能殼入天國的人，大概決不會聯想到這種卑劣的行徑去的。同來做一件事，到了人家爲難的時候，祇拿萬一分不殼的話來推擋，這種道德，到是中國人所想像的好人所沒有。祇拿着小說上死權的夸夫羊角哀左伯桃來同他比一比就殼了。同是不能兩全的事實。中國的傳說，就剛剛在他的一個反面，犧牲自己成全朋友。這種無形流露，真可以把

他所謂愛人如己的底卸出來了。

還有一個紀載，在馬可傳的十一章，（馬太傳也有）

「……到早上，他們由別丹尼走出來。他（耶穌）餓了，遠遠看見有顆無花果樹帶着樹葉，他走前去，以為碰巧可以在那裏找得一點。等到走到前面，就曉得祇有樹葉，沒有別的了，因為那個時候不是無花果的季節。他於是乎向著樹說：『以後永遠再沒有人吃你的果了！』他們弟子都聽見的……每天晚上，他都出城。早上他們經過，這無花果樹已經從根起通枯了去了……」

你沒有方法學聊齋的偷桃，倒亂四時的功夫，反轉恨這個樹沒有東西給你吃，就要以後沒有人能穀吃得着無花果。這個同西遊記

大衛五莊觀的孫行者比起來，就遠不如了。究竟爲什麼你想吃就要有東西給你吃，你這個權利從那裏來的呢？照耶穌替他摘別人田上的禾的弟子辯護，那種說話（馬可二章）就說大衛的從者，也可以在必要和饑的時候吃神吃的東西。可見人餓了就有吃東西的權利，是他承認的。但是憤怒起來，就想叫以後的人沒有這顆樹的果子吃，來報自己多走幾步空歡喜一場的讎。這種利己殘賊荒謬的人格，真是虧他寫得出！

自利同復讎，這兩種傾向，是基督教會自來有的。前頭兩個，不過是在聖經上舉一點例。其實歐洲千多年舊教的歷史，早已證明他的了。

基督教在耶路撒冷一個偏僻殘敗地方尙且行不通，偏要在羅馬當時文化哲學的中心來傳佈，就是我們反對宗教的人，也不能不尊崇這保羅的勇氣。然而要在這種地方講話，當然是要採納羅馬當年新柏拉圖派的學說，來做他的基礎。（從前我看過一卷課卷，他把姚姬傳的李斯論直抄下來當做自己文章，保羅比這個人還客氣一點，把姓名，地點，配景都換了。）所以聖經裏頭的道德人生觀各方面儘有很好的，不過是都是門面上的話。（倭鏗的大思想家之人生觀講這個脈絡很詳細）他自己是對於排他復讎的興味很濃的。況有了外頭的迫害，自然仇視教外之心日日增加，漸漸弄到各派之中都有衝突了。這時候，本來已經有偏狹利己的趨向，加上復讎的心，一旦

得志，縱不學宋公明的血染潯陽江口來報冤仇，也要左刀右經的逼人入教，當時羅馬異教徒所用來處置基督教徒的毒刑，就一件件歸基督教受持永遠奉行了。當時的教會堂，就做了法王爭奪的地方，有一回因為爭教王的緣故，弄到教堂上躺了一百三十七個死尸。因為教務會議爭論的緣故，就弄到在會場殺人，並且把尸體來凌遲。非洲方面，因為宗派的爭議，至於有屠殺二十萬人的命令。又於一個時候，兩個宗派因為爭論「耶穌在十字架上頭的時候是人是神」一個問題，鬧到不得開交，後來兩下調和了，想做一個紀念，就大家合力去殺一回異教徒。這都是四五世紀裏頭。基督教初盛的時候（君士坦丁帝是一百十二年改宗的）做出來的事情。後頭撲滅異教徒的各

種殘忍手段，更講不勝講了。總之基督教的對付異派異教的人，根本上是復讎排他的宗旨，斷不能專罵以後的教會變本加厲（此段根據哥韓的「基督教與文明」的日本人譯本）

第三章 新教徒的耶穌

路德改革宗教的時候，確是有一種勇氣的人，但是到後來便頹唐下來，沒有精神了。新教摘發舊教徒酷虐的刑罰，固然不錯；但是新教徒對付舊教徒，何嘗不用這種方法？並且在新教興起以後，女魔的迷信纔高起來，拿着無辜的婦女，用口不忍言的方法弄死他。（法國有名的貞德也在這個題目底下死的）新教舊教，一樣的用這個手段，可見新教的偏隘復讎殘虐的性質，與從前沒有差別。就是同時反對舊教的加溫一派，路德方面也不容他。這個也是基督教始終一貫

的精神！所以費拉說：『在君士坦丁帝治下所得之基督教勝利，不過是從世界中把自古相傳的頂好的博愛精神全然滅了，另外拿一種極偏愛的，執拗的，不寬容的精神來替代他。這種精神，到近代纔緩和一點。』這個說話，不止應用於舊教，就應用於新教也可以的，但是這種精神，也不是基督教的創作。猶太舊來的教，本來已經有這個精神；羅馬的兇淫，更促進這個趨向。然而當基督教沒有獨霸歐洲，還有許多異教是很寬容的。到基督教統一以後，異教的人，降的降，不降就殺，纔把這種精神統一了。他自己拿着殘酷妒忌偏狹報讎的內容，披上博愛的外套，千多年來總沒有改變，決不是偶然的事情。

舊教的法律，凡有奴隸告主人的，除了犯大逆罪以外，通不要審

問，把這個奴隸先拿來用火活燒了再講。後來路德改革的時候，碰着人民起來反抗他的王公，那些王公信了新教，路德就告訴他說：『這等蠢人，是不曉得身分的。』那些王公也就放手殘殺人民了。可見新教舊教裏頭，自由平等都是好看的話：做奴隸就該燒，做人民就該殺，有什麼道德可以講的呢？

所以新教裏的耶穌，也同舊教裏的一樣，是自利的殘忍的復讐的一件東西。那歐洲的野心家，對於我們東方非基督教民族，完全不認我們的人格，是從基督教固有的屬性來的。我們拿着自由平等博愛和他講，真是無聊！

第四章 新理想主義哲學者的耶穌

赫克爾等一派出後，基督教已經是西墮餘日，到了近黃昏的時候了。然而還有兩派人擁護他，第一派就是新理想主義者，要利用他來做手段。我想中國從前講修仙的，要把自己的靈魂放進別人的軀殼裏，利用他的體魄，叫做奪舍。如果再去投胎的，就叫做借胎。照新理想主義的人說：「替宗教打仗想回復宗教的勢力的人，同時要替再生的宗教奮鬥，替那種有說動的，進步的形態，很寬闊自由偉大的新基督教健鬥。」（倭鏗的宗教哲學主要問題）照這樣說，新理想主義

的人，是想叫基督教借胎的。不過實在去研究一點，就知道他並不真
要基督教另去投胎，實在祇是把新理想主義的靈魂放在基督教的
軀殼裏頭，借他一點光。好來傳播，完全是奪舍的辦法，他所講的基督
教，就完全是一種精神生活鬥爭的一個保證。（同書第四章第二節）
他所認的耶穌，就是全然自立自尊和世界戰爭能打勝仗，同時又有
心靈內界生活的存在支持著他，所以又不至於自誇傲慢的一個人。
所以教會從前所講的耶穌，被人攻擊到身無完膚的，到了倭鏗手裏
頭，就變了活潑自由俯仰無愧的人格了。不是倭鏗解圍的本領高，實
在是倭鏗奪舍手段妙。到了後來宗教家祇管歡迎倭鏗，總是覺得他
所講的心靈的生命和基督教的神中間實在有分別。不能滿足，却又

不敢攻擊他，這真是一件苦事。東方現在還沒有人介紹倭鏗的學說，自然倭鏗的耶穌是什麼東西，一時間沒有理會。但是不久這種學說一定會來到中國的，如果曉得奪胎的巧法子，就不會給他瞞過了。

第五章 託爾斯泰的耶穌

第二個擁護耶穌和基督教，是託爾斯泰。託爾斯泰做了三十五年的虛無主義者（他自家所講的話）忽然間又講起耶穌，講起基督教來，所以在反對宗教的人，覺得很詫異的。然而一看他的著書，就曉得他這擁護基督教，擁護耶穌，不但比不上柳仲禮的勤王，鬻拳的兵諫。就是奪舍的手段，他也嫌太過小心。他簡直否認了現代的聖經，卻把他自己的主張叫耶穌來承認了，然後挾耶穌以令教徒。恐怕袁世凱的強姦民意，也沒有託爾斯泰這般辣手。

託爾斯泰所認的耶穌，只有山上垂訓裏頭，把摩西的五誡來更變解釋的幾句。而且這幾句，也不是一概承認的，通是金聖歎改西廂的辦法，說不通的就是俗本錯了。

總而言之，耶穌的主張完全是他的無抵抗主義；所有奇蹟，都是寓言；所有永遠生命字樣，都不是講個人的生命；故託爾斯泰的耶穌，不過是一個無抵抗主義的工具。如果憑空聽說託爾斯泰是崇拜耶穌，信基督教的，不研究他的內容，就大錯了。

第六章 結論

照上頭所講，歷史的耶穌，是無足重輕的；新理想主義的耶穌和託爾斯泰的耶穌，都是一時利用的；所以我們議論的歸結點，當然是在聖經裏頭新舊教徒所講的耶穌人格來下論斷。我們很抱歉，是不能不下一個結論說：

耶穌是口是心非，偏狹，利己，善怒，好復讎的一個偶像。

（參看民國日報「耶穌號」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）

附
錄

批評朱執信著耶穌是什麼東西之謬妄

所謂革命偉人民黨巨子之朱執信，死掉已兩年多了！我們對他那一點——僅那一點——破壞的革命精神，也未嘗不表示相當的敬意。可是他對於基督教所發表底言論，的確是充滿惡意流毒無窮許多叫囂暴戾，青年學子和社會黨人，竟然看他底著作爲金科玉律，時時翻印，……這真所謂螻蛄嗜糞自無足怪。大概總是謾罵，橫暴，顛倒是非的言論，纔能夠合他們底脾胃，受他們底歡迎罷！但是我們對於這種不良的風氣，實不能不起一種人心世道之憂；不能不要負一種指

導批評之責。更不能因為朱執信已是沙河路上黃土長埋底陳死人，就不把他底謬妄表暴一下。

朱執信反對基督教底文章，最爲人所注目的，要算是耶穌是什麼東西那一篇了。我們看見過那篇文章的，就覺得他全是侮蔑，妄證，絕沒有半句平心公道底說話。我們聽見朱執信這種「心聲」，更可以看見他是怎樣的人格！

今且把他這篇文大意，略加批評如左：

這篇文的第一章歷史的耶穌說：『耶穌不過是一個私生子，反抗當時的祭司，被人拿去殺了一個人。屬性很簡單，人格也不一定是卓越的……左右不過是三十幾歲一個少年，哄動幾個人在村鄉裏』

鳥亂一場罷了。」這種荒謬侮蔑的話，虧他竟有這樣厚臉大胆能夠說出！

耶穌是私生子麼？朱執信拿什麼證據，可作一個肯定的答語，說是由推理來麼？試問生命之來源是怎樣的？造物之全能怎樣能夠否定？人類思想之起源又從那裏來？世界間外乎理知，一吾人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——底事有多少，能否因為我們不解就一概抹煞？如果對於上列種種問題，都沒有完滿約解答，而硬斷感聖靈而孕是沒有的事，這是朱執信之愚！說是由考據來麼？那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已經信奉底聖經，卻以為無一顧之價值；歷史上幾多信仰基督教之哲學家，科學家卻以為都是蠢人；惟有少數反對基督教人底妄話——如

赫克爾的「宇宙之謎」——就視作什麼珍貴的憑證……這是不是純粹客觀的態度？曾不想想：如果清淨受胎這件事是偽造的，那記其事底門徒，如馬太路加爲什麼竟有事同文不同底記載？希律屠嬰和約瑟出奔，埃及與及西面亞拿預言這幾件事，爲何又言之鑿鑿有據如此？一個人不肯把聖經細心研究，就緘口不講罷了？爲何這麼大胆，敢一概說是偽造？這是朱執信之妄！

耶穌果然是一「不過……反抗當時的祭司被人拿去殺了的一個人。屬性很簡單，人格也不一定是卓越的」麼？以我們底眼光，從歷史上來考察：自古至今，絕不會尋着一個比基督人格更高或與基督相等底聖賢；由中到外，也絕不會尋着一個能力比基督更大或與基

督相等底豪傑。世間任何項事業，也決沒有如隸屬於基督名下的那麼多。世間任何種黨員，也決沒有如爲基督効勞的那麼衆。所以以拿破崙之英雄，到死還有「吾之能力畢竟不及拿撒勒人」之嘆。現今世界底公曆，也以耶穌降生爲紀元。朱執信狂妄至此，竟說「歷史上的耶穌是無足輕重的」。世間有此等人，能勿可痛！

第二章聖經的耶穌，大致說聖經由信徒僞造是不足信的。其次就指十童女迎新郎之譬，和咒詛無花果樹這兩件事爲利己殘賊，荒謬。細看這一章。其實也絕無一點可靠的根據；絕沒有一些聖經的智識。

尤其可憐的是說：『聖經上的耶穌是講平等的，講博愛的，有許

多愛人如己索袴與衣的話頭。並且這山上垂訓的幾條，確是很有價值的；但是當時的教會，實在是自私自利的，褊狹善怒的，復讎的，把基督教的真正好處都滅失了。」下面又用括弧注（上頭所講的好處，也是自古相傳的教訓，與基督教無關。）這樣委曲宛轉來抹煞真理，能夠自圓其說麼？姑勿論聖經中固然沒有索袴與衣底話，是由朱執信的亂造；而且我們試把他這幾句反覆看過，實在也不成說話，完全不可通！既然說山上垂訓很有價值，（大概朱執信寫到這裏也良心發現了。）忽又說自古相傳的與基督教無關，這是公平的良心的話麼？既然說是自古相傳，試問又出自何經何典何人？而且既然標目作聖經中的耶穌，為什麼又說到當時教會底自私自利……滅失了基

「督教的真正好處？既然承認了基督教的真正好處，那即使當時教會是自私自利……又何能關涉到聖經中的耶穌？這恐怕不是利令智昏，倒是情令智昏了！

十童女底譬喻，朱執信既然說過「本來是教人時時預備」，不錯了。我們常常地說：「言非一端，夫各有當」，難道這一點道理都不懂？爲什麼又把這個教訓推到是教人自私自利？這不是有意「深文周内」麼？須知這段教訓，最要注意的是開首「到那時」這幾個字。「那時」就是指我們基督徒所相信末日審判之時，還可以彼此相顧麼？到那時還可以相顧，那世人對於行惡，大可以不必自己負責，而肆無忌憚。宗教的教訓斷沒有這樣的。基督教我們相顧，要在平日，要在

如今。倘不然，爲何基督教又要做許多利他底事業？

咒詛無花果一事，是耶穌借此來警惕時人，以見樹無善果當枯，人無善果也該死。用以表明人生以有表現纔當生存，無表現就該枯死底意思。朱執信卻說是一來報自己多走幾步空喜一場底仇，這不過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」罷了！

第三章新教徒的耶穌說「新教裏的耶穌，也同舊教一樣是自利的，殘忍的復仇的一件東西。那歐洲的野心家，對於我們東方非基督教民族，完全不認我們的人格，是從基督教固有的屬性來的。」這眞所謂「欲加之罪何患無詞」了！歐洲的野心家，那有半個是眞實的基督徒？又那能把他們也算入基督教底賬？我們所最惡那東方底

野心家——日本——難道也由基督教教他麼？古今有很多真實的基督徒……如林肯之釋放黑奴，立溫司敦之傳道非洲，和許多外國教士到中國來，在前清時竟然長起辮子，改穿華服入內地傳道的。這種天下一家四海同胞底精神，纔真是『從基督教固有的屬性來』呢！

第四章新理想主義哲學者的耶穌，和第五章託爾斯泰的耶穌，大意是說倭鏗和託爾斯泰之崇拜，信仰基督都不過想利用基督教……實在只是把新理想主義的靈魂，放在基督教底軀壳裏頭，借他一點光，好去傳播，完全是借胎奪舍的辦法。這種議論，一句話說出來，也無非是以小人度君子。我們對於世界底大哲，至少總要承認他所說的，是發自心中的誠實，如果這一點都不信，還研究人家底學說做

什麼？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朱執信實在是以不誠度人，也就是他完全不認他人的人格底確實證據。

第六章結論他竟就說「耶穌是口是心非，褊狹利己，善怒好復讎的一個偶像。」荒繆絕倫之朱執信，就在這句話暴露出來！以言行合一，愛人如己，充滿「崇高的犧牲精神，偉大的寬恕精神，平等的博愛精神，」（參看陳獨秀著基督與中國人篇）之古今人類唯一師尊耶穌基督，而朱執信忍心下這個絕無公道底斷論，我們除掉替朱執信個人抱十分痛惜，還有什麼說話！

我批評他這篇文，到此已完。却令我連帶生出一種感想：朱執信這個人，在中國革命黨中，算作不易得之才，自然不能謂他為無智識

的，然而怎能會發出這樣謬妄無理的言論呢？據一般與朱執信交游頗密的人所說，朱執信的言行，大概是一個缺乏情感的脩養的人……是因爲所遇環境惡劣，而令他時常充滿惡劣心緒的人。記得廣州某報曾有說過：汪精衛底處世態度，是以爲天下人人都是好人的（？）朱執信是以爲天下人人都是惡人的。這兩句話是否曾出自兩人之口，我不知道。但我想某報所述朱執信這句話和他這個人底一生，確是很對。他所抱的是悲觀的人生。他對於世界，無往而不悲憤；他覺得人類，無個而非魍魎。他主張用兵力去貫徹革命精神，大有要芻狗萬物底意思。他爲主張武力革命，致不惜做審計院長時盡力裁減教育的經費。這種過激的舉動，與其謂爲無良好智識之過，毋甯謂爲

良好情感之過。一個人胸中既然充滿惡感，又那裏還能見着天下底真是非呢？

由此，我們更可以看出，他所以有這篇謬妄文章，是完全由於先有一個世界萬惡底假設，因而隨着生出一個基督教也是萬惡底假設；然後就羅織事實曲解聖經來證明，而結出一個絕與事實相違底斷論。豈知公道自在人心。我們試拿他這個假設，來考察聖經和基督教徒與基督教事業，看看是否相合那就立即發見他底謬妄了。由此我們更可知道他非不知習用科學方法以推論，但先有惡感和成見在胸，就決不能保有純粹客觀的科學態度了。這一點大足爲一般迷信科學萬能而蔑視宗教的人底當頭棒喝，我願今日之青年注意注

意。

我們於此就於痛惜朱執信之中，還不期然生出幾分底原諒。
嗚呼！朱執信死了！而跟着朱執信行這條錯路的還不知幾多人
呢！嗚呼！朱執信！可憐你已沒有你懺悔的機會了！
嗚呼！迷信朱執信的人們！你現在還不快快警醒懺悔，恐怕你將
來也難有懺悔的機會了！

——均歌——

錄

附

〔四二〕

耶穌是什麼東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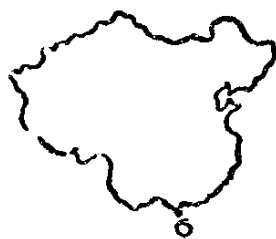
實價大洋一角二分

著者 朱執信

發行兼
印刷者 華通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
街口一九五號

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
底一九五號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刷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行

24
259042
37

5042
(3)

